



1	4
1555	
107	

107



門 14
號 1555
卷 107

周氏

袁氏世範卷三

治家

宅舍關防貴周密

人之居家須令牆垣高厚藩籬周密窗壁門關堅牢隨
損隨修如有水竇之類亦須常設格子務令新固不可
輕忽雖竊盜之巧者穴牆剪籬穿壁決關俄頃可辦比
之頽牆敗籬腐壁敝門以啓盜者有閒矣且免奴婢奔
竄及不肖子弟夜出之患如外有竊盜內有奔竄及子
弟生事縱官司為之受理豈不重費財力

世範卷三

二知不足齋叢書

四十九

山居須置莊佃

居止或在山谷村野僻靜之地須於周圍要害去處置立莊屋招誘丁多之人居之或有火燭竊盜可以卽相救應

夜閒防盜宜警急

凡夜犬吠盜未必至亦是盜來探試不可以爲他而不警夜閒遇物有聲亦不可以爲鼠而不警

防盜宜巡邏

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夜閒遣人十數徧巡之

善慮事者居於城郭無甚隙地亦爲夾墻使邏者往來其閒若屋之內則子弟及奴婢更迭巡警

夜閒逐盜宜詳審

夜閒覺有盜便須直言有盜徐起逐之盜必且竄不可乘暗擊之恐盜之急以刃傷我及誤擊自家之人若持燭見盜擊之猶庶幾若獲盜而已受拘執自當准法無過毆傷

富家少蓄金帛免招盜

多蓄之家盜所覬覦而其人又多置什物喜於矜耀尤

盜之所垂涎也富厚之家若多儲錢穀少置什物少蓄金寶絲帛縱被盜亦不多失前輩有戒其家自冬夏衣之外藏帛以備不虞不過百匹此亦高人之見豈可與世俗言

防盜宜多端

劫盜有中夜炬火露刃排門而入人家者此尤不可不防須於諸處往來路口委人爲耳目或有異常則可以先知仍預置便門遇有警急老幼婦女且從便門走避又須子弟及僕者平時常備器械爲禦敵之計可敵則

敵不可敵則避切不可令盜得我之人執以爲質則鄰保及捕盜之人不敢前

刻剝招盜之由

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全至不忍焚掠污辱者多盜所快意於劫殺之家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自省

失物不可猜疑

家居或有失物不可不急尋急尋則人或投之僻處可

以復收則無事矣不急則轉而出外愈不可見又不可
妄猜疑人猜疑之當則人或自疑恐生他虞猜疑不當
則正竊者反自得意況疑心一生則所疑之人揣其行
坐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竊也或已形於言或
妄有所執治而所失之物偶見或正竊者方獲則悔將
若何

睦鄰里以防不虞

居宅不可無鄰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圍如無
溪流當爲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又須平時撫恤鄰

里有恩義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鄰里一日爲
讐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鄰居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
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
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鄰里甘受杖而坐
視其大厦爲煨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
也

火起多從廚竈

火之所起多從廚竈蓋廚屋多時不掃則埃墨易得引
火或竈中有留火而竈前有積薪接連亦引火之端也

夜間最當巡視

焙物宿火宜儆誠

烘焙物色過夜多致遺火人家房戶多有覆蓋宿火而以衣籠罩之上皆能致火須常戒儆

田家致火之由

蠶家屋宇低隘於炙簇之際不可不防火農家儲積糞壤多為茅屋或投死火於其間須防內有餘燼未滅能致火燭

致火不一類

茅屋須常防火大風須常防火積油物積石灰須常防火此類甚多切須詢究

小兒不可帶金寶

富人有愛其小兒者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小人有貪者於僻靜處壞其性命而取其物雖聞於官而寘於法何益

小兒不可獨游街市

市邑小兒非有壯夫攜負不可令游街巷慮有誘略之人也

小兒不可臨深

人之家居井必有幹池必有欄深溪急流之處峭險高
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兒狎而臨
之脫有疎虞歸怨於人何及

親賓不宜多強酒

親賓相訪不可多虐以酒或被酒夜臥須令人照管往
時枯蒼有困容以酒且慮其不告而去於是臥於空舍
而鑰其門酒渴索漿不得則取花瓶水飲之次日啓關
而客死矣其家訟於官郡守汪懷忠究其一時舍中所

有之物云有花瓶浸旱蓮花試以旱蓮花浸瓶中取罪
當死者試之驗乃釋之又有置水於案而不掩覆屋有
伏虵遺毒於水客飲而死者凡事不可不謹如此

婢僕姦盜宜深防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以杜絕婢僕姦盜等事

嚴內外之限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令僕子非有警急修葺不得入中
門婦女婢妾無故不得出中門只令鈴下小童通傳內
外治家之法此過半矣

婢妾常宜防閑

婢妾與主翁親近或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藉口畜愚賤之裔至破家者多矣凡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亦不可不防其終

侍婢不可不謹出入

人有婢妾不禁出入至與外人私通有姪不正其罪而遽逐去者往往有於主翁身故之後自言是主翁遺腹子以求歸宗旋致興訟世俗所宜警此免累後人

婢妾不可供給

人有以正室妒忌而於別宅置婢妾者有供給娼女而絕其與人往來者其關防非不密監守非不謹然所委監守之人得其犒遺反與外人為耳目以通往來而主翁不知至養其所生子為嗣者又有婦人臨辱主翁不在則弃其所生之女而取他人之子為己子者主翁從而收養不知非其己子庸俗愚暗大抵類此

暮年不宜置寵妾

婦人多妒有正室者少蓄婢妾蓄婢妾者多無正室夫蓄婢妾者內有子弟外有僕隸皆當關防制以主母猶

世範卷三
有他事況無所統轄以一人之耳目臨之豈難欺蔽哉
暮年尤非所宜使有意外之事當如之何

婢妾不可不謹防

夫蓄婢妾之家有僻室而人所不到有便門而可以通
外或溷厠與厨竈相近而使膳夫掌庖或夜飲在於內
室而使僕子供役其弊有不可防者蓋此曹深謀而主
不之猜此曹迭爲耳目而主又何由知覺

美妾不可蓄

夫置婢妾教之歌舞或使侑樽以爲賓客之歡切不可

蓄姿貌點慧過人者慮有惡客起覬覦之心彼見美麗
必欲得之逐獸則不見泰山苟勢可以臨我則無所不
至綠珠之事在古可鑒近世亦多有之不欲指言其名

賭博非閨門所宜有

士大夫之家有夜間男女羣聚呼盧至於達旦豈無託
故而起者試靜思之

僕廝當取勤樸

人家有僕當取其樸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對
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溫飽所自來者不求自

已德業之出衆而獨與僕者峭黠之出衆費財以養無用之人固未甚害生事爲非皆此輩導之也

輕詐之僕不可蓄

僕者而有市井浮浪子弟之態異巾美服言語矯詐不可蓄也蓄僕之久而驟然如此閨闈之事必有可疑

待奴僕當寬恕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背違不會有便當省力之處如頓放什物必以斜爲正如裁截物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

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很輕於應對不識分守所以雇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其爲不改其言愈辯雇主愈不能平於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於死亡者有矣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姿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如此則僕者可以免罪主者胸中亦大安樂省事多矣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褊急很復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待奴僕之理

喻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

奴僕不可深委任

人之居家凡有作為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廚廁等事皆自為之區處然後三令五申以責付奴僕猶懼其遺忘不如吾志今有人一切不為之區處凡事無大小聽奴僕自為謀不合己意則怒罵鞭撻繼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一一暗合吾意若不知此自見多事且如工匠執役必使一不執役者為之區處謂之都料匠蓋人凡有執為則不暇他見須令

一不執為者旁觀而為之區處則不煩擾而功增倍矣

頑很婢僕宜善遣

婢僕有頑很全不中使令者宜善遣之不可畱畱則生事主或過於毆傷此輩或挾怨為惡有不容言者婢僕有姦盜及逃亡者宜送之於官依法治之不可私自鞭撻亦恐有意外之事或逃亡非其本情或所竊止於飲食微物宜念其平日有勞只略懲之仍前畱備使令可也

婢僕不可自鞭撻

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撻蓋一時怒氣所激鞭撻之數必不記徒且費力婢僕未必知畏惟徐徐責問令他人執而撻之視其過之輕重而定其數雖不過怒自然有威婢妾亦自然畏憚矣壽昌胡氏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為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妾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教治婢僕有時

婢僕有過既已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輕生而自殘者

婢僕橫逆宜詳審

婢僕有無故而自經者若其身溫可救不可解其縛須急抱其身令稍高則所縊處必稍寬仍更令一人以指於其縊處漸漸寬之覺其氣漸往來乃可解下仍急令人吸其鼻中使氣相接乃可以蘇或不曉此理而先解其繫處其身力重其縊處愈急只一噓氣便不可救此不可不預知也如身已冷不可救或救而不蘇當留本

處不可移動叫集鄰保以事聞官仍令得力之人日夜同與守視恐有犬鼠之屬殘其屍也自刃不殊宜以物掩其傷處或已絕亦當如前說人家有井於鬻處宜爲缺級令可以上下或有墜井投井者可以令人救應或不及亦當如前說溺水投水而水深不可援者宜以竹篙及木板能浮之物投與之溺者有所執則身浮可以救應或不及亦當如前說夜睡魘死及卒死者亦不可移動竝當如前說

婢僕疾病當防備

婢僕無親屬而病者當令出外就鄰家醫治仍經鄰保錄其詞說却以聞官或有死亡則無他慮

婢僕當令飽煖

婢僕欲其出力辦事其所以禦飢寒之具爲家長者不可不留意衣須令其溫食須令其飽士大夫有云蓄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蓄僕不厭多教之耕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食而力無所施則不能以自活故求就役於人爲富家者能推惻隱之心蓄養婢僕乃以其力還養其身其德至大矣而

此輩既得溫飽雖苦役之彼亦甘心焉

凡物各宜得所

婢僕宿臥去處皆為檢點令冬時無風寒之患以至牛馬猪羊貓狗雞鴨之屬遇冬寒時各為區處牢圈棲息之處此皆仁人之用心見物我為一理也

人物之性皆貪生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畏死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羣則向人悲鳴臨庖則向人哀號為人者既忍而不之顧反怒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已以

思之物之有望於人猶人之有望於天也物之鳴號有訴於人而人不之卹則人之處患難死亡困苦之際乃欲仰首叫號求天之卹耶大抵人居病患不能支持之時及處囹圄不能脫去之時未嘗不反覆究省平日所為某者為惡某者為不是其所以改悔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至病患平寧及脫去罪戾則不復記省造罪作惡無異往日余前所言若令於經歷患難之人必以為然猶恐痛定之後不復記省彼不知患難者安知不以吾言為汗

求乳母令食失恩

有子而不自乳使他人乳之前輩已言其非矣況其間求乳母於未產之前者使不舉己子而乳我子有子方嬰孩使捨之而乳我子其己子呱呱而泣至於餓死者有因仕宦他處逼勒牙家誘賺良人之妻使捨其夫與子而乳我子因挾以歸鄉使其一家離散生前不復相見者士夫遞相庇護國家法令有不能禁彼獨不畏於天哉

雇女使年滿當送還

以人之妻爲婢年滿而送還其夫以人之女爲婢年滿而送還其父母以他鄉之人爲婢年滿而送歸其鄉此風俗最近厚者浙東士大夫多行之有不還其夫而擅嫁他人有不還其父母而擅與嫁人皆與訟之端況有不卹其離親戚去鄉土役之終身無夫無子死爲無依之鬼豈不甚可憐哉

婢僕得土人最善

蓄奴婢惟本土人最善蓋或有病患則可責其親屬爲之扶持或有非理自殘既有親屬明其事因公私又有

質證或有婢妾無夫子兄弟可依僕隸無家可歸念其有勞不可不養者當令預經鄰保自言併陳於官或預與之擇其配婢使之嫁僕使之娶皆可絕他日意外之患也

雇婢僕要牙保分明

雇婢僕須要牙保分明牙保又不可令我家人為之也

買婢妾當詢來歷

買婢妾既已成契不可不細詢其所自來恐有良人子女為人所誘略果然則即告之官不可以婢妾還與引

來之人慮殘其性命也

買婢妾當審可否

買婢妾須問其應典賣不應典賣如不應典賣則不可成契或果窮乏無所依倚須令經官自陳下保審會方可成契或其不能自陳令引來之人契中稱說少與雇錢待其有親人識認即以與之也

狡獪子弟不可用

族人鄰里親戚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為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既姦巧外

世範卷三
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
日家長旣歿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大抵爲
家長者必自老練又其智略能駕馭此曹故得其力至
於子弟須賢明如其父兄則可無慮中才之人鮮不爲
其鼓惑以致敗家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
如得夜乃佯狂自恣正謂此曹若平昔延接淳厚剛正
之士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
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
宜廣思之

淳謹幹人可付託

幹人有管庫者須常謹其簿書審其見存幹人有管穀
米者須嚴其簿書謹其管鑰兼擇謹畏之人使之看守
幹人有貨財本與販者須擇其淳厚愛惜家累方可付
託蓋中產之家日費之計猶難支吾況受備於人其飢
寒之計豈能周足中人之性目見可欲其心必亂況下
日之人見酒食聲色之美安得不動其心向來財不滿
其意而充其欲故內則與骨肉同飢寒外則視所見如
不見今其財物盈溢於目前若日日嚴謹此心姑復主

者事勢稍寬則亦何憚而不爲其始也移用甚微其心以爲可償猶未經慮久而主不之覺則日增焉月益焉積而至於一歲移用已多其心雖惴惴無可奈何則求以掩覆至二年三年侵欺已大彰露不可掩覆主人欲峻治之已近噬臍故凡委託幹人所宜警此

存卹佃客

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種出於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賜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

察其所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讐者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啻於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可以無愧怍矣

佃僕不宐私假借

佃僕婦女等有於人家婦女小兒處稱莫令家長知而欲重息以生借錢穀及欲借質物以濟急者皆是有心脫漏必無還意而婦女小兒不令家長知則不敢取索

終爲所負爲家長者宜常以此喻其家人知也

外人不宐八宅舍

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婦人以買賣針灸爲名者皆不可令八人家凡脫漏婦女財物及引誘婦女爲不美之事皆此曹也

溉田陂塘宜修治

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須於每年冬月水涸之際浚之使深築之使固遇天時亢旱雖不至於大稔亦不至於全損今人往往於亢旱之際常思修治至收刈

之後則忘之矣諺所謂三月思種桑六月思築塘蓋傷人之無遠慮如此

修治陂塘其利博

池塘陂湖河埭有衆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當相與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時修築令多蓄水及用水之際遠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己又且利人其利豈不博哉今人當修築之際靳出食力及用水之際奮臂交爭有以耒耨相毆至死者縱不死亦至坐獄被刑豈不可傷然至此者皆田主慳吝之罪也

桑木因時種植

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間即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閒地任其棄廢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荻之微忿爭失歡比鄰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興訟連年寧不思使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若以爭訟所費傭工植木則一二十年之間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其間有以果木逼於鄰家實利有及於其童稚則怒而伐去之者尤無所見也

鄰里貴和同

人有小兒須常戒約莫令與鄰里損折果木之屬人養牛羊須常看守莫令與鄰里踏踐山地六種之屬人養雞鴨須常照管莫令與鄰里損啄菜茹六種之屬有產業之家又須各自勤謹墳塋山林欲聚叢長茂蔭映須高其牆圍令人不得踰越園圃種植菜茹六種及有時果去處嚴其籬圍不通人往來則亦不至臨時責怪他人也

田產界至宜分明

人有田園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異居分析之初置產

典買之際尤不可不仔細人之爭訟多由此始且如田
畝有因地勢不平分一丘爲兩丘者有欲便順併兩丘
爲一丘者有以屋基山地爲田又有以田爲屋基園地
者有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雖有經界圖籍壞爛不存
者多矣況又從而改易不經官司鄰保驗證豈不大啓
爭端人之田畝有在上丘者若常修田畔莫令傾倒人
之屋基園地若及時築壘垣牆纔損卽修人之山林若
分明挑掘溝壑纔損卽修有何爭訟惟其鹵莽田畔傾
倒修治失時屋基園地止用籬圍年深壞爛因而侵占

山林或用分水猶可辯明間有以木以石以坎爲界年
深不存及以坑爲界而外又有一坑相似者未嘗不啓
紛紛不決之訟也至於分析止憑鬮書典買止憑契書
或有鹵莽該載不明公私皆不能決可不戒哉聞有典
買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令元契稱說不明因而包占
者此小人之用心遇明官司自正其罪矣

分析鬮書宜詳具

分析之家置造鬮書有各人止錄已分所得田產者有
一本互見他分者止錄已分多是內有私曲不欲顯暴

故常多爭訟若互見他分厚薄肥瘠可以畢見在官在私易為折斷此外或有宣勞於眾眾分充與田產或有一分獨薄眾分充與田產或有因妻財因仕宦置到來歷明白或有因營運置到而眾不願分者竝宜於鬮書後開具仍須斷約不在開具之數則為漏鬮雖分析後許應分人別求均分可以杜絕隱瞞之弊不至連年爭訟不決

寄產避役多後患

人有求避役者雖私分財產甚均而鬮書砧基則妝在



一分之內令一人認役其他物力低小不須充應而其子孫有欲執書契而掩有之者遂興訴訟官司欲斷從實則於文有礙欲以文為斷而情則不然此皆俗曹初無遠見規避於目前而貽爭於身後可以鑒此

冒戶避役起爭之端

人有已分財產而欲避免差役則冒同宗有官之人為一戶籍者皆他日爭訟之端由也

析戶宜早印鬮書

縣道貪污遇有析戶印鬮則厚有所需人戶憚於所費

十年卷三
皆匿而不印私自割析經年既深貧富不同恩義頓疎
或至爭訟一以爲己分失去鬪書一以爲分財未盡未
立鬪書官中從文則礙情從情則礙文故多久而不決
之患凡析戶之家宜卽印鬪書以杜後患

田產宜早印契割產

人戶交易當先憑牙家索取鬪書砧基指出丘段圍號
就問見佃人有無界至交加典賣重疊次問其所現有
無應分人出外未回及在卑幼未經分析或係棄產必
問其初應與不應受棄或寡婦卑子執憑交易必問其

初曾與不曾勘會如係轉典賣則必問其元契已未投
印有无諸般違礙方可立契如有寡婦幼子應押契人
必令人親見其押字如價貫年月四至畝角必卽書填
應債負貨物不可用必支見錢取錢必有處所擔錢人
必有姓名已成契後必卽投印慮有交易在後而投印
在前者已印契後必卽離業慮有交易在後而管業在
前者已離業後必卽割稅慮因循不割稅而爲人告論
以致拘沒者官中條令惟交易一事最爲詳備蓋欲以
杜爭端也而人戶不悉乃至違法交易及不印契不離

業不割稅以致重疊交易詞訟連年不決者豈非人戶自速其辜哉

鄰近田產宜增價買

凡鄰近利害欲得之產宜稍增其價不可恃其有親有鄰及以典至買及無人敢買而扼損其價萬一他人買之則悔且無及而爭訟由之以興也

違法田產不可置

凡田產有交關違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交易他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然富人多要買此產自謂將

來拼錢與人打官方此其癖不可救然自遺患與患及子孫者甚多

交易宜著法絕後患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即無後患不可憑恃人情契密不為之防或有失歡則皆成爭端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不會取契之類宜即理會去著或即聞官以絕將來訶詆切戒切戒

富家置產當存仁心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置產之

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以闕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凶婚嫁爭訟已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直雖轉手無留且可以了其出產欲用之一事而爲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距而陰鉤之以重扼其價既成契則始還其直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或以數緡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乏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

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竊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

假貸取息貴得中

假貸錢穀責令還息正是貧富相資不可闕者漢時有錢一千貫者比千戶侯謂其一歲可得息錢二百千比之今時未及二分今若以中制論之質庫月息自二分至四分貸錢月息自三八至五分貸穀以一熟論自三分至五分取之亦不爲虐還者亦可無詞而典質之家

至有月息什而取一者江西有借錢約一年償還而作
合子立約者謂借一貫文約還兩貫文衢之開化借一
秤未而取兩秤浙西上戶借一石米而收一石八斗皆
不仁之甚然父祖以是而取於人子孫亦復以是而償
於人所謂天道好還於此可見

兼并用術非悠久計

兼并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急多是
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
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

結轉併息爲本別更生息又誘勒其將田產折還法禁
雖嚴多是幸免惟天網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葢謂迭
相酬報也

錢穀不可多借人

有輕於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之
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石借
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肖還寧以所還之資爲爭訟
之費者多矣

債不可輕舉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也口之寬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為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路分為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

稅賦宜預辦

凡有家產必有稅賦須是先截留輸納之資却將贏餘分給日用歲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輸納之資臨時為官中所迫則舉債認息或託攬戶兌納而高價算

還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曰貧曰儉自是賢德又是美稱切不可以此為愧若能知此則無破家之患矣

稅賦早納為上

納稅雖有省限須先納為安如納苗米若不趁晴早納必欲拖後或值雨雪連日將如之何然州郡多有不體量民事如納秋米初時既要乾圓加量又重後來縱納濕惡加量又輕又後來則折為低價如納稅絹初時必欲至厚實者後來見納數之少則放行輕疎又後來則折為低價人戶及攬子多是較量前後輕重不肯攬先

送納致被縣道追擾惟鄉曲賢者自求省事不以毫末之較遂愆期也

造橋修路宜助財力

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航者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旣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踈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惴者皆所獲之福也

營運先存心近厚

人之經營財利偶獲厚息以致富盛者必其命運亨通造物者陰賜致此其間有見他人獲息之多致富之速則欲以人事強奪天理如販米而加以水賣鹽而雜以灰賣漆而和以油賣藥而易以他物如此等類不勝其多目下多得贏餘其心便自欣然而不知造物者隨卽以他事取去終於貧乏况又因假壞真以虧本者多矣所謂人不勝天大抵轉販經營須是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真又須敬惜如欲以此奉神明又須不敢貪求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得之薄必無後患至於買撲坊場之人尤當如此造酒必極醇厚清潔則私酤之家自

然難售其閒或有私醞必審止絕之術不可挾此打破
人家朝夕存念止欲趁辦官課養育孥累不可妄求厚
積及計會司案拖賴官錢若命運亨通則自能富厚不
然亦不致破蕩請以應開坊之人觀之

起造宀以漸經營

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難事年齒長壯世事諳歷於起造
一事猶多不悉况未更事其不因此破家者幾希蓋起
造之時必先與匠者謀匠者惟恐主人憚費而不爲則
必小其規模節其費用主人以爲力可以辦銳意爲之

匠者則漸增廣其規模至數倍其費而屋猶未及半主
人勢不可中輟則舉債鬻產匠者方喜興作之未艾工
錘之益增余嘗勸人起造屋宇須十數年經營以漸爲
之則屋成而家富自若蓋先議基址或平高就下或增
卑爲高或築墻穿池逐年漸爲之期以十餘年而後成
次議規模之高廣材木之若干細至椽桷籬壁竹木之
屬必籍其數逐年買取隨卽斲削期以十餘年而畢備
次議瓦石之多少皆預以餘力積漸而儲之雖就雇之
費亦不取辦於倉卒故屋成而家富自若也

近世老師宿儒多以其言集爲語錄傳示學者蓋欲以所自得者與天下共之也然皆議論精微學者所造未至雖勤誦深思猶不開悟況中人以下乎至於小說詩話之流特賢於己非有裨於名教亦有作爲家訓戒示子孫或不該詳傳焉未廣采朴鄙好論世俗事而性多忘人有能誦其前言而已或不記憶續以所言私筆之久而成編假而錄之者頗多不能徧應乃鋟木以傳昔子思論中庸之道其始也夫婦之愚皆可與知夫婦之不肖皆

可能行極其至妙則雖聖人亦不能知不能行而察乎天地今若以察乎天地者而語諸人前輩之語錄固已連篇累牘姑以夫婦之所與知能行者語諸世俗使田夫野老幽閨婦女皆曉然於心目閒人或好惡不同互是迭非必有一二契其心者庶幾息爭省刑俗還醇厚聖人復起不吾廢也初余目是書爲俗訓府判同舍劉公更曰世範似過其實三請易之不聽遂強從其所云紹熙改元長至三衢梧坡袁采書於徽州婺源琴堂

袁氏世範卷三 終

（This page contains very faint, illegible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book, including phrases like "有明正德庚辰" and "袁氏世範"）

有明正德庚辰六月朔偶得世範三卷其目曰陸親
處已治家皆吾人日用常行之道實當世之範也讀
其自序以為過實謙德之盛如此吾家其世寶之袁
表識

袁氏世範馬端臨書考定為一卷此本次列三卷後
附詩鑒一集且刻畫精工信為善本豈書考有所誤
耶觀書中皆修齊切要之言誠余家所當世範者也
是宜珍藏之正德庚辰六月八日袁褏書

宋三衢袁君載著袁氏世範見唐宋叢書及眉公祕

後陳榕門先生復採入訓俗遺規然皆非足本乙巳
春予於書肆檢閱舊編得此宋本書分三卷後附方
景明詩鑑一卷有予從祖陶齋公謝湖公二跋稱其
校刻精善洵爲世寶是吾家故物也楚弓楚得若有
冥貽謹讀數過其言約而賅淡而旨殆昌黎所謂其
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者耶予方輯入家乘鮑丈
以文見而賞之爰付梓入知不足齋叢書中附顏氏
家訓後非敢以爲訓俗藉以不忘先澤云爾乾隆庚
戌孟冬吳縣袁廷禱跋

增廣世範詩事序

所聞詩之關睢始於厚人倫而可以風天下書之堯典
始於親九族而可以協萬邦易之家人則曰正家而天
下定禮之大學則自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微乎一家
之法大哉萬化之源也堯舜惟曰孝悌之道王季惟曰
因心之友文王惟曰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此道不
明人偽滋熾父子之屬形借鋤之德色兄弟之倫憤豆
其之相煎衣冠輩流覆車莫戒閭閻編戶敝將若何稽
諸史牒有先賢所可喜之節匹婦所可傳之事釐爲三

十條名詩事集鑒人惟有所鑒則有所戒無所鑒則冥
行翳路投足荆榛竟不知所向如何也近代家訓所傳
如房元齡集古今家誠為屏風令其子孫各取一具穆
寧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柳玼述家訓以戒子孫幾三
百言肆今所集之訓皆引古而列於後亦指事而賦之
詩其詞淺切不為艱深庶幾智愚賢不肖皆可以取信
後之遵道而行者可以弗畔矣夫莆陽吏隱方昕景明
序

總目

子之於父當鑒顧愷

子之於母當鑒陳遺

父之於子當鑒劉商鄧禹

母之於子當鑒王珪母李氏

孫之於祖父當鑒張元

孫之於祖母當鑒劉商

子之於繼母當鑒王延

子之在官無貽父母之憂當鑒陶侃陳堯咨

子之在家宜安父母之貧當鑒韓康伯

弟妹之於兄姊當鑒孔融李勣
兄姊之於弟妹當鑒盧延賈逵
兄弟異母當鑒王祥王覽
兄弟分財當鑒薛包李孟元
夫之於婦當鑒何曾
婦之於夫當鑒樂羊子之妻
婦之於姑當鑒姜詩之妻
婦翁之於壻當鑒張宣子
叔母之於姪當鑒任氏

伯父之於姪女當鑒劉平
叔之於嫂當鑒顏含馬援
叔之於姪當鑒柳鑒謝安
姪之於叔當鑒王濟
姊之於姒當鑒鍾氏郝氏
內外兄弟當鑒皇甫謐
甥舅恩義當鑒羊祐
同居當鑒張公藝
鄰居當鑒王吉

獨居當鑒魯男子

貧賤則勵固窮之操當鑒謝儵

富貴則防席勢之驕當鑒房元齡柳玘穆寧

集事詩鑒

子之於父當鑒顧愷

顧愷每得父書常掃几筵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
喏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間即臨書垂泣語聲哽咽
愷之為子也得父書而敬孝愛孝之心兩存使愷承顏
於朝夕其孝行必有可觀者推是心以往其事君亦然

詩

孝敬真情切慕我此書那抵萬金多庭闈侍遠恭如許
想得承顏更若何

子之於母當鑒陳遺

陳遺之母好食釜底焦飯遺作郡主簿常裝一囊每煮食輒貯焦飯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其時袁府君西征遺已聚得數斗焦飯未及歸家即帶以從軍戰敗軍潰逃走山澤遺獨以焦飯得免時人以為純孝之報子之孝於其母豈有望報之理及患難之臨乎前乃得遺母之飯以自活良由孝心一萌神明已自彰著可不敬哉

詩

孝行何心影響推神明偏為孝扶持我知焦飯頻供母那識危中療我飢

父之於子當鑒劉商鄧禹

劉商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成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教養子孫為後世法今之習俗多以生男為喜日望一日無所成就其原失於素無繩墨約束雖悔何追韓退之遠其子於城南作詩以警之必以年至十二三為慮以至二十三十而賢不肖決矣有父如劉商鄧禹何憂乎哉

詩

俗喜生男復患多龍猪一判奈身何早分經藝爲家檢
有石雖頑亦可磨

母之於子當鑒王珪母李氏

李氏嘗謂人曰吾兒必貴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異日
房元齡杜如晦到其家李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
疑自孟母擇鄰之後無復有賢德之母光於史牒珪母
乃以交遊之賢卜知其子之貴噫知子莫若父未聞有
母之知子也異哉

本朝蘇參政易簡之母召入禁中太宗問曰何以教子
遂成令器對曰幼則速於禮遜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
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賜白金千兩三母
知其子以交遊蘇母教其子以禮遜其成功一也母之
教子所可能也母之知子爲難能也故作李氏之歌

詩

有母誰知有子賢擇交何止擇鄰遷才如房杜難窺際
李氏驚看獨了然

孫之於祖父當鑒張元

集事詩鑑

三知不足齋叢書

張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常憂泣晝夜讀佛經禮
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
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
籠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驚覺偏告家人三日祖目果
明鄉里咸歎異之末俗之爲子者未必能親嘗湯藥於
其父母誰能至誠迫切療疾於其祖乎

詩

縱有金籠入夢來盲精惟藉孝誠開藥師經在人能讀
晝夜精神哭幾回

孫之於祖母當鑒劉商

祖母王氏盛冬思芹而不言劉商知之時年九歲乃慟
哭澤中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方拭淚聞
忽有芹生於地得斛餘以歸孩提之童誰無父母之愛
又誰無祖母撫摩之恩當思芹不言之時雖少壯者承
顏左右而未必知縱知之而誰爲澤中之哭劉商九歲
乃如是耶商自哭芹之後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
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商
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孫之孝事祖母其感應有如是可

不念哉

詩

九歲嬰孩方聚嬉誰從祖母薦甘肥盛寒豈是多芹候
天與劉商斛粟歸

子之於繼母當鑒王延

王延事後母夏扇枕席冬以身溫被母愛魚求不得杖
之流血延叩冰而哭忽有魚長五尺躍出母食之不盡
於是撫之如己子事有不幸而遭繼母之歸者其子能
進食於善不以杖之爲酷而以吾之愛心爲重雖神明

亦且應感況人乎杖我者所以責望我者也此其所以
爲王延

詩

母無先後色爲難起孝須從至性看受杖不妨流血慘
叩冰惟以得魚歡

子之在官無貽父母之憂當鑒陶侃陳堯咨

陶侃少爲縣吏監魚梁以鮓遺母譙氏封鮓責之曰爾
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我憂爾陳堯咨知制誥出
守荆南回其母何氏問曰古人居一郡一道必有異政

汝典名藩有何異效堯咨曰荊州路當衝要郊勞宴饒
迨無虛日然稍精於射衆無不服何氏曰汝父訓汝以
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伎
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二母之望其子
者不在利達貴顯而在身名事業賢矣哉

詩

誰知母道是嚴君易象家人備戒云爲歎斷機風教泯
謚何此訓亦堪聞

予之在家宐安父母之貧當鑒韓康伯

韓康伯年數歲至大寒母商氏令康伯捉熨斗而謂之
曰且著襦尋當作複禪康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
火在斗中而柄熱今旣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其舅
商浩稱其有出羣之器後官至太常子之生於親之膝
下豈不知家之有無世俗所謂不肖子假儒衣冠浮浪
城闕多出於豪家貴胄柰何貧家之子亦復有長袖博
帶者曾不恤父母劬勞之外攻苦食淡商氏之愛其子
旣著襦矣將繼之以複禪此亦料理寒具之常者康伯
在童兒歲懼其母念之深借斗柄以自喻蓋所以安母

之心也知有母不知有身其惟康伯乎

詩

親在誰能不有身我生憂母不憂貧寒襦蓋體羸爲爾似此兒曹今幾人

弟妹之於兄姊當鑒孔融李勣

孔融年四歲與兄食梨而輒取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李勣以姊病親爲煮粥回風熱其鬚姊曰僕妾幸多何苦如是勣曰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煮粥其可乎幼而四歲知有兄之尊老而公爵知有姊之

奉過人遠矣

詩

兄姊常尊衆所同幼誰悌順老誰恭孔融李勣今亡矣我讀遺書爲斂容

兄姊之於弟妹當鑒盧延賈達

盧延遭王莽之亂有從妹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哀而收養之遂至成人賈達年五歲其姊聞鄰家讀書遂日抱達聽之達年六歲乃暗誦六經姊之力也活從妹則易收之孩乳則難養幼弟則易抱之聽

讀則難如是恩愛不可以常理論也

詩

愛妹人皆有至情誰從溝壑活餘生更看幼弟爲難養
有姊能令學業精

兄弟異母當鑒王祥王覽

王祥弟覽繼母朱氏遇祥無道覽見祥被撻輒流涕抱
杖及長諫母不止使祥非理覽亦與焉朱意乃止天之
生物使之一本如日二本是違天也祥覽雖異母而兄
弟無二本是以覽之名雖亞於祥而孝友根於天性祥

位至三公覽至光祿大夫覽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得
非餘慶至此耶

詩

母器弟傲舜尤難祥覽相須尙可安自古聖賢多不幸
只畱名教後人看

兄弟分財當鑒薛包李孟元

薛包好學有行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奴婢取老弱者曰我共事久矣田園取其荒者曰吾少
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損者曰素所服身口所安也

李孟元性恭順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
田園悉以遜就夫婦紡績日給嗟乎分異之事古人所
難言也未俗安之恬不知怪有能於區分之際自取其
不如意者亦復遜其所有以自勞苦者非有至德絕俗
輩未可以語是也

詩

樸俗凋零誰忍聞古人何處有區分就如李薛猶難到
叔世相尋以斧斤

夫之於婦當鑒何曾

何曾位至三公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
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
而酬酢之禮行焉曾雖華侈過度性實至孝嘗面折阮
籍居喪無禮於文帝之前以為汚染華夏宜擯四裔其
節行亦可嘉又復以賓禮行乎夫婦雖老而謹其視晉
朝漫滅典禮為如何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
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曾亦有道君子焉

詩

百年伉儷在蘋蘩禮法須從我輩看誰道晉人多曠誕

何曾獨解整衣冠

婦之於夫當鑒樂羊子之妻

樂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異也妻乃引刀趨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至寸不已遂成丈匹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婦人何所知見而能以學業責成其夫如此其後妻以賊劫又能身死以全其姑嗟乎正節大義與寒霜烈日爭嚴不出於丈夫而出於婦人

也

詩

機斷何殊學半塗婦人以此勉其夫一生節義寒冰凜
寧殞微軀活我姑

婦之於姑當鑒姜詩之妻

姜詩母至孝其妻奉順尤謹妻嘗泝流取江水以奉姑詩以後時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日市珍羞使鄰母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感慙呼還養愈謹其子後因汲水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遊學

未幾舍側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躍雙鯉以供姑之膳
赤眉賊過詩里弛兵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婦之孝於
其姑是亦理之常誰知姜詩之妻以取水後時而見遂
乃安心鄰舍而事姑之禮尤謹又誰能命其子取水而
溺死乃語其姑以遊學惟恐哀傷此皆古今所未嘗聞
之事是宜盜亦有道而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也

詩

姜婦真心世所無孝誠極處可驚吁子殘身逐渾閒事
直要甘泉日養姑

婦翁之於壻當鑒張宣子

張宣子家富於財欲以女妻同郡劉商其妻怒曰我女
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遂以妻劉
商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商至孝冥感兼
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
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時司空齊王攸辟商爲掾征
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宣子亦勸商就辟商曰王母在
堂一就辟命當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宣子曰如子所言
豈庸人所識哉宣子一喜其言而妻之以女莫大乎宣

子之見也婦翁冰清女壻玉潤皆晉人浮誇等語不足
爲劉商道亦非宣子之所樂聞也

詩

衿悅從人若可依東床何必數義之要令我女供蘋藻
不嫁劉商外更誰

叔母之於姪當鑒任氏

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來進叔母任
氏叔母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
日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昔孟母三徙以成人曾

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
甚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涕流謐乃感
激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自號元晏先生謐晚年尤耽
書忘疾與食或有箴其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况命之修短在天乎謐又嘗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
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復累詔竟不仕謐
之初年游蕩乃如彼晚節成名乃如此叔母任氏真孟
母也孟母之訓其子母之常也任母之訓其姪幾人哉

詩

誨存叔姪理宜然叔母希聞有此賢學術作成皇甫謐
不令孟母獨光前

伯父之於姪女當鑒劉平

劉平弟仲爲賊所殺扶母奔平抱仲遺腹之女年方一
歲而弃其已之子母欲還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仰不可
絕類兄弟之子猶子也猶子云者是不以兄弟之子異
乎已子也劉平不忍仲之無後而弃其子以活其弟之
子此皆絕無僅有之事

詩

大賢至識與誰評死厭藩籬障此生寧弃吾兒存仲後
鵝原高處看劉平

叔之於嫂當鑒顏含馬援

顏含有嫂樊氏喪明究心醫養求蛇膽不得忽有青衣
童子授之童子化成飛鳥而去嫂疾尋愈馬援敬事
嫂不冠不入廬世俗以嫂叔之無服也是以不謹其名
分惟賢者敬兄如敬其父事嫂如事其母顏含馬援何
愧焉

詩

事嫂須知事母同此身何處不溫恭人如顏馬令其幾
再見斯徒亦可宗

叔之於姪當鑒郝鑒謝安

郝鑒遭永嘉之亂窮餒無聊鄉人共食之鑒常攜兄子
邁及外甥以就食鄉人以不能兼口辭之鑒乃獨往舍
飯於兩頰吐與二兒此叔於艱食之中而能養其姪者
謝元之好佩紫羅香囊其叔謝安患之不欲傷其意因
戲賭而焚之此叔於至微之飾而能警其姪者食之誨
之皆欲驅之成人之地叔父之名郝鑒謝安有焉

詩

叔也誰無撫姪心賢如郝謝寓情深吐餘頰哺無窮愛
焚却香囊有誨箴

姪之於叔當鑒王濟

王濟之叔湛兄弟宗族皆以爲癡惟濟與之談易剖析
精妙晉武帝以濟之癡叔爲問濟曰臣叔不癡山濤以
下魏舒以上湛由是顯名噫善則稱親理之常然叔父
吾父也兄弟宗族以爲癡聞之天子亦以爲癡而濟
以爲山濤魏舒之匹使湛果癡耶濟不敢欺君以爲賢

使濟果不賢耶亦不能稱叔之美於其上有姪如是何負叔耶

詩

剛道吾家叔不癡君言正對豈容欺塔前有此奇蘭玉
王湛佳名藉汝馳

弟之於姒當鑒鍾氏郝氏

王渾妻鍾氏與弟婦郝氏皆有德行鍾雖門高而與郝
相親重郝不以賤下鍾鍾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
之禮郝夫人之法人皆以兄弟睦為家之肥苟為姊姒

者非其鍾郝雖有令兄弟亦為盛德之累

詩

婦德於人誰獨全一門二姓乃俱賢結褵母訓嚴能守
鍾郝風嘉何慊然

內外兄弟當鑒皇甫謐

皇甫謐有從姑之子梁柳出守城陽有勸謐餞之者謐
曰柳為布衣時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
酒肉為禮今作郡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豈中古
之人情非吾心所安也謐不以待城陽太守之禮而待

姑之子蓋平日所以相處者未嘗踰禮一且以太守之
禮禮之謚所不爲也

詩

窮達休休逐世情城陽太守卽書生我於姑子恩爲重
貴顯都來草芥輕

甥舅恩義當鑒羊祜

史氏所載舅之於甥每致其厚如魏舒之倚甯氏周翼
之倚郗氏未聞甥之於舅而能致其厚者羊祜進爵乞
封舅子蔡襲晉之袁湛嘗謂世無涓陽情祜而有此亦
景星麟鳳祜封其舅之子念母也念母不可得見則念
舅矣念舅不可得見則念舅之子矣祜仁孝人也墮淚
之碑存乎峴山之下無所不厚可知也矣

詩

誰能三復涓陽詩舉世寥寥此道衰念舅幸聞羊叔子
尙能趨爵到孤兒

同居當鑒張公藝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臨幸其家問本末書忍字以對
天子流涕遂賜練帛三世一爨尙或有之九世而同居

集事詩鑒

其知不足齋藏

者不惟士庶之所難雖九重之尊亦或發問噫爲善於
家賞於朝信斯言也忍之一字其原得於顏子犯而不
校之學後進皆可以馴致

詩

萬木皆從一本傳比鄰爾汝浪紛然我知忍字爲家寶
會有精神到九天

鄰居當鑒王吉

王吉東家有棗實垂吉庭中吉婦取之啖吉後知之乃
去婦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二介微物非我所有而取之

賢者死不冑矣吉之妻取東家之棗以資吉之奉使吉
知之於未啖之初千百年愧赧之恨不可一日釋況知
之於旣啖之後耶故其怒直至去婦也叱狗而去婦以
全其孝啖棗而去婦以厲其行婦去而棗伐在常情有
所不忍婦歸而棗存於名教實有所尊王吉之德厥光
大矣吉上疏於宣帝有曰夫婦人倫大綱豈不知夫婦
之恩爲厚耶妻遇不以其正吉所不爲也

詩

克己奇功人不思可堪鄰物更容私子陽異日鈞衡手

正要掃除天下欺

獨居當鑒魯男子

魯男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亦獨處於室嫠婦因風雨
室壞趨而託之男子不納嫠婦曰子獨不見柳下惠乎
男子曰柳下惠可吾固不可孔子聞之曰善學柳下惠
者莫若魯之男子執虛如執盈入室如有人士君子於
不聞不睹之地每致其惑於安平無事之日若曰風雨
室壞而納嫠婦特倉卒中姑息耳魯之男子所以別嫌
微者非其道也其絕之也宜

詩

看取中庸數百言惟於謹獨最居先魯誇男子爲標置
我謂持循理合然

貧賤則勵固窮之操當鑒謝僑

謝僑素貧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
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飢食渴飲人之常爾一日之計
不辦而僑之子請以其書質錢貧可知矣僑寧餓死而
不從亦可謂固窮之異乎人者

詩

去信猶勝去食難質書那肯給朝飡謝僑脫或從兒請
歿後身名作麼看

富貴則防席勢之驕當鑒房元齡穆寧柳玼

房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陵人於是乎
集家誠柳玼清直有父風常恐子孫事墜先訓則異他
人雖生可以苟爵死不可見祖先地下於是乎集家訓
穆寧居家嚴有四子曰贊曰質曰員曰賞皆以行義顯
時人目之以珍味如酪酥醍醐乳腐亦家令之嚴乃至
此唐正元閒言家法者惟韓穆二家卽韓休穆也

詩

世祿驕從氣體移誰將禮樂問鎡基儻嚴家法如三子
福汝孫孫無盡期

右詩事所刊三十條皆匹夫匹婦可與知可能行者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聖人人倫之至前序所言堯
舜王季文王皆極其至者匹夫匹婦如有一人之行
顯聞於世皆能致身貴顯如鄧禹李勣等之立大功
如孔融賈逵輩之爲名儒如何曾謝安王吉數君子
致身宰輔皆古賢人也如王珪之母李氏皇甫謐之

叔母任氏姜詩樂羊子之妻皆古賢婦也信史所傳
風馨可掬若夫四維不張六逆馴致古人卓絕之行
不可及見得見庸行者斯可矣庸行猶不及見是不
知有狼之仁烏之哺何容身於天地之兩閒集事詩
鑒姑爲擇善而從者設勿謂今之俗不能行古之道
其聞之也久其漸之也深童而習之知古人有是事
雖不能盡倣古人所不可及之迹仰事俯育心所同
然稍有戾於名教獨無愧於心乎孟子曰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

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此言何謂也孟子之
言則孝悌忠信可以無敵於天下況一家乎行之一
家則一鄉而準行之一鄉則一國而準一國所化天
下化之又非詩鑒之所能名也莆陽吏隱方昕景明
書

集事詩鑒 終

